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劍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卷十一

化化本無涯
生信精靈能變幻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大唐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相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那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中
不樂害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大燈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七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要子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是福萬般怪異總非祥罪竟員外設出什麼計來且听下回分解

映旭齋增訂北未三遂平妖全傳卷十一第二十二回

胡員外尋媒議親

蠢憨哥洞房花燭

多言人惡少言癡

惡有憎嫌善又欺

富遭嫉妬貧遭辱

思量那件合天機

話說媽也一隻手牽着永兒臂膊出來永兒見了爹也背轉來臉道個萬福對娘道爹也沒甚事叫孩兒出來做甚說罷依舊進房去了胡員外親眼見了女兒好生也在那里到是滿面羞慚開了口合不得又被媽也搶白了一場員外只得含糊過了一夜次日蚤起先去開柴房門看時說得員外歎了只見刀在一邊剝的尸首却是一把芒苕帚砍做兩截員外道哎呀昨日明也我下手的如何却是苕帚似此成妖作怪決留他不得了只教他離了我家便了員外躊躇了一日到晚來與媽也吃夜飯商議道常言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如今永兒年已長成只管留他在家不是長久之計他的終身也是不了媽也道今日家計都是女兒掙持的何忍推他出去况且你我膝下並無第二個人還是贅個女婿在門幫家過活你

我也得個生子倚靠員外道媽也我初意亦是如此只是女兒從幼嬌養慣了好的是頑耍便趕開養娘把柴房中荳人草馬爭戰之事述與媽也听了似此弄手弄脚倘然落在別人眼裏說將出去可不斷送了你我的性命不如擇個良姻嫁他出去在公婆身邊到底不比自家爹媽少不得收斂些過了三年五載待他年長老成連女婿收拾回來可不兩得其便只這一席話哄過了媽也便應道員外見得也是次日天明便叫當道的去不多時叫得兩個媒婆有一首小詞名駐雲飛單道那做媒婆的行徑堪嘆媒婆兩脚搬來疾似梭八字全憑做年紀傳來錯嘴舌上弄風波將貧作富撮合成交那管終身悞只要男家財禮多并望花紅謝禮多那兩個媒婆一個喚做快嘴張三嫂一個喚做老實李四嫂兩箇來到堂前叫了員外媽也萬福媽也教坐了請茶也罷安排酒來相款張三嫂起身來告媽也和員外連叫媳婦們來不知有何使令員外道且坐你二人曾見我女兒麼張三嫂道前次曾見小娘子來好個小娘子員外道我家只養得這個女兒年方一十九歲要與他說親特請你二人來商議則個

張三嫂道謝員外媽也始顧媳婦既是小娘子要說親事不知如今要娶贅却是嫁出去胡員外道我只是嫁出去李四嫂道若要嫁出去時這親事却有員外取出二兩銀子來道權與你二人做脚步錢若親事成時自當重也的相謝兩個道媳婦們不曾出得分毫之力如何先蒙厚賜愛之不當口裏雖恁般說兩個都伸手去接那銀子是張三嫂先接到手作謝出來到絲帛舖裏借等子夾剪把銀子平分了兩個於路上商量道那里有門廝當戶廝對的好人家趁熱就去說便好李四嫂道急切難得只看我們造化張三嫂道今日講過了你也不要瞞我我也不瞞你大家分頭去尋訪也得一頭來我兩個有話同說有錢同近有酒同吃李四嫂道說得是我尋得來也對你說你尋得來也對我說兩個約定了分路而去張三嫂想道西街上大舖張員外單生得一個兒子年方一十七歲只要說一個好媳婦我且去走一遭只怕他嫌胡家年長成不成吃三瓶且去哄杯酒吃也好當下張三嫂逕到張員外家張員外見個媒婆人來便問道有何事到我家張三嫂道有一門好親特地來說員外道有多少媒人

來說過都不成得如今不知是誰家女兒張三嫂道是開綵帛舖胡員外的女兒生得花枝般好張員外道我曾在金明池上見來真個生得好只不知多少年庚張三嫂道一十九歲獨養女兒張員外道長兩歲也不妨只怕他不願嫁出我只有這個兒子我却不肯入贅張三嫂道胡員外也情願嫁出來張員外見說十分歡喜教安排酒來與張三嫂吃三杯取出一兩銀子相送說道若親事成時別有重謝張三嫂收了銀子作謝出來吃了兩家的酒醺醺的來自言自語道今日是好日都順溜這頭親事管情要承過了今夜明日起個黑早到胡家去說莫要通知李老實却說老實李四嫂這日因在金沙唐員外家門首經過想着他有个兒子年方二十一歲回來定下徐大戶家的女兒因此女害了癆怯未曾完娶二月間女兒已死那唐小官人是要緊做親的若說胡員外宅裏女兒必然樂從走到唐家門首恰好唐員外在門前閒坐看見李四嫂前來原是相熟的便道四嫂那里來李四嫂道有句話特地到宅唐員外道既有話請到裏面講李四嫂跟員外進去坐了問道小官人在宅唐員外道出外去收

些小貨米回李四嫂道徐家小娘子沒了另板得有好親唐員外道還不曾你看見有好頭腦作成一個李四嫂道有一頭在此說來必定中意唐員外道是那個來李四嫂道是開綵帛舖的胡員外的女兒年方一十九歲唐員外听得說笑道我胡員外的女兒且是生得好又聰明伶俐當初胡家開典舖的時候我方便央人去說胡員外要招贅在家擡得頭落不肯因此扳了徐家這頭事只不知胡員外有口風沒有你如何來說李四嫂道昨日胡員外將我去與了我一兩銀子又與了三杯酒吃要說門當戶對的親情願嫁出故此媳婦們特來說知唐員外見說十分歡喜即時叫安排酒來教李四嫂吃了也把一兩銀子相送道若親事成時另有重謝有煩用心着力則個李四嫂謝了唐員外出來一路上歡歡喜喜也打帳瞞過了快嘴三嫂明日獨自個去做這個媒人却說次日胡員外家開了大門是張三嫂先到剛要進門遠處的望見東邊來的好似李四嫂模樣張三嫂道這婆子清早趕到那里去我且躲在一旁看他只見李四嫂到了胡家門首兩頭打一看逕鑽進門內來了正與張三

嫂打個烙面正是夜眠清早起更有不眠人而下都吃了一驚好生沒趣張三嫂道你來有甚話說李四嫂道看見你在此特地進來陪你張三嫂道我也想道你決然到這裏的所以先來等候兩個笑了一場李四嫂道阿姆你實說尋得頭好主兒麼張三嫂道不瞞你說有一個上好頭腦管取十說九成李四嫂問那家張二嫂道是大舖張員外家一十七歲花樣般的小官人李四嫂道阿姆莫我道男大女小團圓到老到是雌的大兩歲恐怕不中本宅的意張三嫂道你快閉了口常言道妻大一有飯吃妻大二多利市妻大三屋角攤如今剛大兩歲正是利市發財旺夫如何不好你嫌我這主兒不好有甚別主兒勝得這一頭的李四嫂道我這家却勝得些多的是金沙唐員外家長房長媳目下說成就行聘就做親的張三嫂道便是那望門守寡的叟東西玄誰家女兒是銅盆肯去對那鉄掃帚恁般頭腦不講得也罷也省得後來報怨李四嫂道我與你打個掌偏要員外成我這頭親事張三嫂道不須賭得從今說過了成了你的我也不來爭成了我的你也不來爭

便插口道這句話說得是各人船底下有水各人自行拌乾了涎唾兒也是沒用正不知我家員外喜的一頭哩姻緣是五百年前結下的勉強不得兩個方纏住了口雙七的進客座裏來有詩為証

媒婆兩脚似船形
空自相瞞爭起早

有水河中各自行
誰知員外不應承

却說胡外外正走出客座來兩個媒人相見了員外教坐道難得你們用心昨日說了今日便有張三嫂不等李四嫂開言便撻先答應道有一頭好親事是小媳婦尋來的西街大桶張員外家單生一千年方十七人才出眾真個十分伶俐一手寫一手算胡員外聽說了道且放過這頭親事李四嫂道我說的又是一個主兒是金沙唐員外家好個小官人年二十一歲了百般伶俐寫算俱精五六年曾在宅上求過親的不曾成得今番又來相求胡員外搖着頭道這頭親也且放過一邊別有親時再煩你二人來說兩個媒人都道係他好親事如何教放過了員外且與院君商議則個胡員外道我心裏有些不在意院君也十分做不得主便

去衣袖裏摸出一兩銀子來與二位道天早不敢相留權當一茶有煩
用心體訪一頭誠實小官人只待我自心裏像意方好兩個媒人受了銀
子只得起身出來說道雖然此事說不成也不白折了這個早起想起來
這頭媒人不是獨做得的今必須是你吹我唱大家攪撥慇懃不怕他不
听兩個又把一兩銀子分了各自去訖從此兩個媒婆真個和同水蜜一
條跳板上走路話休煩絮但有親去說听得說兒郎聰明伶俐便教放
過了如此也不知幾次又隔了數日兩個媒人商量道難得胡員外去時
便是酒和銀子不曾空過我兩個有七八頭好親事去說只是不肯不知
是甚意故李四嫂道他說要尋個誠實小官人莫非到嫌忒聰俊了麼張
三嫂道今日我們兩個沒處去了我和你去胡員外宅裏騙他幾杯酒吃
有采騙得他兩把銀子大家取一回笑耍李四嫂道你有甚親事去說張
三嫂道你休管只顧隨我來教你吃酒便了兩個來到胡員外家却好員
外正在舖裏兩個坐定吃茶員外問道有甚親事來說張三嫂道告員外
今有和宅上一般開綵帛舖的焦員外他有一個兒子甚是誠實只怕太過

分了些員外問道他兒子幾歲諸事如何張三嫂道焦員外的兒子雖則
也是一十九歲了還是奶子替他着衣裳三頓喂他茶飯口邊涎瀝他
不十分曉人事滿門都稱他是憨哥胡員外听了道這頭親事到稱我意
煩你二位用心說也則個院君面前莫說實話只是褒獎罷了兩個媒人
听得說口中不說心下思量千頭萬頭好親花枝也似兒郎都放過了却
將這個好女兒嫁這個瘋子兩個又吃了數杯酒每人又得了二兩銀子
謝了員外出來對門是個茶房兩個人去吃了茶李四嫂道你沒來由教
我忍不住笑捏出兩把汗只怕胡員外焦燥起來帶累我什麼意思張三
嫂我和你說這許多頭好親事都教放過了我自聞着要他若胡員外焦
燥時我只說取笑誰想到成了事李四嫂道想是他中了意若不中意時
今日如何把四兩銀子與我們比往常更是加厚兩個厮趕着一頭走一
頭笑逕掇國子門來見焦員外焦員外教請坐吃茶員外道你兩個上門
是喜虫兒有甚好話來說張三嫂道告員外我兩個特來討酒吃與小員
外說親焦員外道我的兒子是個馱子不曉人事誰家女兒肯把來嫁他

李四嫂道與員外一般開綵帛舖的胡員外宅裏花枝也似一個小娘子年方一十九歲多少人家去說親的都不肯方纔媳婦們說起宅上來胡員外便肯應承特教我兩個來說說焦員外見說好歡喜道你兩個若說得成時重七的相謝兩個吃了數杯酒每人送了二兩銀子出得焦員外家逕來見胡員外李四嫂道焦員外見說宅上小娘子十分歡喜教來稟覆員外要揀吉日良辰下財納禮要甚安排都依宅上分付胡員外所說不勝之喜自教媒人去對張院君說院君細問時只說小官人生得豐厚是個有造化的只是從小嬌養慣了穿衣服還要別人伏侍生在這般富貴人家好不受用院君也允了媒人去焦家回復話休煩絮回家少不得使媒人下財納禮奠雁傳書焦員外因是自家兒子不濟事每事從厚不一日揀了吉日良辰成那親事却說焦員外和媽七叫妳子來分付道小官人成親房中的事皆在你身上若得夫妻和順我都重七賞你妳子道多謝員外媽七妳子自有道理媽七道恁地時慢七教他好妳子與媽七入房裏來看着憨哥道憨哥明日與你娶老婆也憨哥也道明日與你娶

老婆也妳子又道且喜也憨哥道且喜也妳子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我個員外好不曉事這樣一個瘋子却討媳婦與他做什亥苦害人家的女兒那胡員外也沒分曉聽得人說這個女兒十分生得標致又聰明智慧書算皆能却把來嫁這個瘋子不知是何意故當夜過了至次日焦家打點親不在話下晚間胡媽七送新人進門少不得要拜神講禮參筵拂塵妳子扶那憨哥出來胡媽七看見吃了一驚但見

面皮垢積口角涎流帽兒光歪罩雙丫衫子新橫牽遍體帶眉縮頰反耳斜睛靴穿歪腿步踉蹌六七人撻涕挂撇唇脣臙一雙袖抹瞪目視人無一語渾如扶出猙獰短毛連鬚有千根好似招來鬼魅蠢軀難自立窮崖怪樹搖風陋險對神前深谷妖狐拜月但見花灯那解今宵合巹雖逢鴛侶不知此夜成親送客驚香滿堂笑倒洞房花燭分明織女遇那羅簾幙搖紅宛似觀音逢八戒便教嫫媧也嫌憎縱是無鹽羞配合

當晚妳子扶着憨哥行禮揖不成揖拜不成拜平昔間慣隨人口裏說話

到此沒隨一頭處口中只是亂哼胡媽也看見新女婿這般模樣不覺簌
簌的淚下暗地裏叫苦道老無知却將我這塊肉斷送我這樣人我女兒
終身如何是了要叫兩個媒人來發作時那李老實已躲過一邊去了張
快嘴看見辭色不善先把說話來迎住道老院君這頭親事媳婦們也不
敢斗胆都依着老員外分付下來老院君回去問老員外時自然明白今
日大喜之日列位高親在此望老院君凡百包荒隱惡而揚善則個只這
幾句話張院君到不好開得口了正是啞子慢嘗黃蘗味難將苦口對人
言沒奈何與許妻親眷勸酬了一夜次早只得撇了女兒別了諸親回家
一見了員外不覺怒氣冲天掇下了鬢兒撞一個滿懷便叫天叫地介哭
將起來員外道好時好日沒事爲着甚的媽也道只想你是一家之主百
事憑你誰知是個老禽獸沒人心的我這一個成家立業的好女兒千面
頭親事來說只是不允偏揀這個瘋子嫁他是何道理胡員外道我女兒
畱在家中久後必然累及我家便是嫁出別人家裏去嫁了個聰明伶俐
的老公壓不住定盤星露出些斧鑿痕來又是苦我如今將他嫁個不畜

不曉人事的老公便是有些泄漏他也不理會得媽也道這等一個好女
兒嫁恁地一個瘋獸子豈不悞了我女兒一生員外道他離了我家是天
與之幸你管他則甚媽也只是哭親與肉罵一回哭一回整也的斯鬧了
一夜不在話下却說胡永兒見媽也去了眼淚不從一路落苦不可言陸
續相送諸親出門晚飯已畢謝了婆婆道了安置隨妳子入房裏來見慈
哥坐在牀上妳子道你和小娘子睡慈哥道你和小娘子睡妳子道你和
小娘子睡休慈哥道你和小娘子睡休妳子心裏道只管隨我說時幾時
是了不若我自安排小娘子睡便了妳子先替慈哥脫了衣服扶他上牀
睡倒蓋了被然後看着永兒道請小娘子寬衣睡了罷永兒見妳子請睡
包着兩行珠淚思量道爹也媽也我有甚虧負你處你却把我嫁個瘋子
你都忘了在不厮求院子裏受苦味如今富貴不知虧了誰人休也我理
會得爹也意了教我嫁一個聰明丈夫怕我教他些什麼因此先識破了
却把我嫁這個瘋子抹着眼淚叫了妳子安置脫了外蓋衣裳與慈哥同
睡妳子自歸房裏去了永兒上得床把被繫也的捲在身上自在一邊睡

不與慈哥合被心中思道我久有跟隨聖姑也出門之意只為爹媽難忘
 恩時撇他不下他又無第二個男女靠如何忍將奴嫁出又配着這個歪
 貨不知聖姑也那邊知道也不知道嘆了一回不覺睡去了忽見聖姑也
 乘鶴而來只因這元來有分教永兒安心息念又過幾時正是夫妻本是
 前生定莫怨東風只自嗟畢竟聖姑也說出什麼來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蠢憨哥誤上城樓脊

駿馬慣馱村漢走

姻緣都是前生債

費將士撲碎遊仙枕

巧妻常伴拙夫眠

莫向東風怨老天

話說胡永兒夢見聖姑也騎鶴而至叫声我兒聞得你嫁了新郎特來看
 你永兒便把心中苦楚告訴了一遍聖姑也道你終身結果自在貝州這
 里原非你安身之處永兒道奴也今日跟了娘也去休聖姑也道宿債
 未畢還不是脫身的時候永兒道奴也與那瘋子有甚宿債聖姑也道你
 前生做我女兒的時節我同你到劍門山關王廟中避雪有個年少道士
 賈清風與你眉來眼去雖則未曾成就你却也不曾決絕得他那道士為
 思憶你一病而亡只為他情癡忒重所以今生投胎變成癡子但他的情
 根却也種得深了少不得今世要開花結果今日與你做一場夫妻也是
 還債到緣分了時自有個散場你也須索忍耐休得簸弄神通惹人猜忌
 若有急難可到鄭州來尋我說罷依舊乘鶴而去了永兒醒來一句也都

記得在心裏曉得前緣宿業到也心定了張院君回家到第二日一心只牽挂女兒不知這一夜如何過了眼兒也一定哭得紅腫了差兩個養娘去看回來說道歡喜也在那裏媽也不信連看了幾遍回報都是一般話兒媽也嘆口氣也放下了心從此不和員外爭嚷那焦員外夫妻兩口兒也只怕新婦心中不樂見他兩個孝順十分歡喜自不必說焦員外又自到胡親家處來稱謝從此兩家無話再說永兒與憨哥雖為夫婦實則同牀千里憨哥從來不省人事不來纏老婆永兒也落得推開閒常到懷個可憐之意冷也熱也常烙顧他恰像添了個奶子一般有時節閉上房門演弄法術兒頑耍憨哥歎也看着只不則聲所以一向相安無事荏苒光陰不覺過了三載時遇六月間這一年天氣倍加炎熱永兒到晚來堂前叫了安置與憨哥來天井內乘涼永兒道憨哥我們好熱也憨哥道我們好熱也永兒道我和你一處乘涼你不要怕憨哥道我和你一處乘涼你不要怕永兒見見憨哥七顛八倒心中好悶當夜永兒和憨哥合坐着一條凳子永兒念也有詞那凳子變做一隻吊睛白額大蟲背上載着永兒

○自當日石

和憨哥從空便起直到一座城樓上這座城樓叫做安上上門樓永兒喝聲住大虫在屋脊上便住了永兒與憨哥道這里好凉也憨哥道這里好凉也憨哥道乘凉到四更永兒道我們歸去休憨哥道我們歸去休永兒念也有詞只見大虫從空而起直到家中天井裏落下依舊變做一子永兒道憨哥我們去睡休憨哥道我們去睡休自此夜為始永兒和憨哥兩個夜七騎虎直到安上大門樓屋脊上乘凉到四更便歸有詩為証

白雲洞法大神通

木凳能令變大虫

不信試從吳地看

西山跳虎是遺踪

忽一日永兒道我們好去乘凉也憨哥道我們好去乘凉也永兒念也有詞凳子變做大虫從空便起直到安上大門樓乘凉當夜却沒有風永兒道今日好熱擎着一把月樣白紙扇兒在手裏不住的搖此時月却有些朦朧有兩個上宿軍人出來巡城少不得是張千李萬而個巡了一遍回到城門樓下張千猛抬起頭來看月吃了一驚道李萬你見安上門樓屋脊上坐着兩個人李萬道若是人如何上得去張千定睛一看道真是兩個

人李萬道據我看時只是兩個老鴉當夜兩個在屋脊上不住手的把扇
搖李萬道既不是老鴉如何在高處展翅張千眼快道據我看一個像男
子一個像婦人如今我也不管他是人是鴉教他吃我一箭去那袋內拈
弓取箭搭上箭拽滿弓看清只一箭射去不偏不歪不邪不正射着慙哥
大腿慙哥大叫一聲從屋脊上骨碌碌滾將下來跌得就如爛東瓜一般
張千李萬上前看時却是個漢子幸得不曾跌死將他縛了再看上面時
不見了那一個至次日早開解到開封府來正值知府陞堂張千李萬押
着慙哥跪下稟道小人兩個是夜巡軍人昨夜三更時分巡到安上大門
猛地抬起頭來見兩個人坐在城樓屋脊上搖着白紙扇子彼時月色不
甚明亮約莫一個像男人一個像婦人小人等計算這等高樓又不見有
梯子如何上得去必是飛簷走壁的人隨卽弓箭射得這個男子下來
再抬頭看時那個像婦人的却不見了今解這個男子在台下請相公發
落知府听罷對着慙哥問道你是什麼人敢哥也道你是什麼人知
府道你從實說來免得吃苦慙哥也道你從實說來免得吃苦知府大怒

罵道這厮可惡敢是假與我撒瘋慙哥也瞪着眼道這厮可惡敢是假與
我撒瘋滿堂簇擁的人都忍不住笑知府也無可奈何叫衆人都來厮認
看是那里地方的人衆人齊上認了一會都道小人們並不曾認得這箇
人知府思想道安上大門城樓壁斗樣高這兩個人如何上得去就是上
得去那個像婦人的如何不見下來却暗地走了一定那個像婦人的
是個妖精鬼怪迷着這個男子到那樓屋上不提防這厮們射了下來他
自一逕去了如今看這個人胡言胡語兀自未醒但不知這個人姓名家
鄉如何就罷了這頭公事尋思了一會喝道且把這個人枷號在通衢十
字路口看着張千李萬道就着你兩個看守如有人來與他厮問的卽便
拿來見我不多時獄卒取箇枷將慙哥枷了張千李萬攙扶到十字路口
鬪動了大街小巷的人挨肩擦背爭着來看却說那焦員外家娘子了
頭清晨送臉湯進房裏去不見了慙哥永兒吃了一驚慌忙報與員外媽
媽知道員外和媽也都驚歎了道門不閉戶不啓走那里去了焦員外走
出走八沒做理會處忽听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說道昨夜安上大門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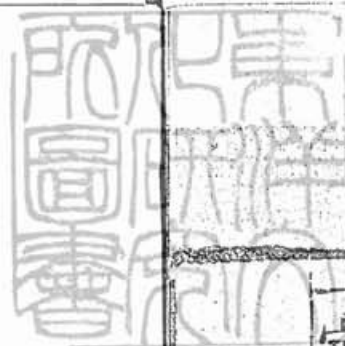
樓屋脊上有兩個人坐在上面被巡軍射了一個下來一個走了又有的
說道如今不見枷在十字路口焦員外所得說却似有人推他一般出門
逕走到十字路口分開衆人挨上前來看時却是自家兒子便放聲大哭
起來問道你怎的走城樓上去你的娘子在那里張千李萬見焦員外來
問不由分說橫拖倒扯捉進府門知府問道你姓甚名誰那枷的是你什
亥人如何道上禁城樓上坐定意欲幹何及事與那逃走的婦人有甚緣
故你實說來我便恕你焦員外躬身跪着道小人姓焦名玉本府人氏
這個枷的是小人的兒子枉自活了二十多年紀一毫人事也不曉得便
是穿衣吃飯動輒要人若問他說話時便依人言語回答因此取個小
名叫做憨哥小人只是叫他少時伏侍的娘子看管雖中門外一步也不
敢放他出來三年前偶有媒人來與他議親小人欲待娶妻與他恐悞了
人家女兒欲待不娶與他小人只生得這個兒子沒人接續香火感承本
處有個胡浩不嫌小人兒子猷蠢把一個女兒叫做胡永兒嫁他且是生
得美貌伶俐不料昨日吃了晚飯雙雙進房去睡今早門不開戶不啟小

人的兒子并媳婦都不見了不知怎的出門得到城樓高處又不知媳婦
如何不見下來便走得去知府喝道休得胡說既是你的兒子媳婦如何
不開門啟戶走得出來媳婦一定是你藏在家中了快叫他來見我焦
員外道小人安分愚民怎敢說謊便拷打小人至死端的屈殺小人知府
听他言語真實更兼憨哥依人說話的模樣又是真的再差兩個人去拏
胡永兒父親來審問便見下落公差領了鈎牌飛也似赶到胡員外家裏
來却說胡員外所得街坊上喧傳這件事早已知是自家女兒做出來的
勾當害了憨哥與媽正在家暗乞的叫苦只見兩個差人跑將入來叫
聲員外有亥員外驚得魂不附體只得出來相見問道有何見諭公差道
奉知府相公嚴命呼喚請即那步胡員外道在下並不曾聞管爲非不知
有甚事相煩二位喚我公差道知府相公立等去則便知分曉員外就在
舖裏取銀十兩送與二位權當酒飯沒事回來再當酬謝兩個公差接了
銀子不容轉動推扯出門逕到府裏知府正等得心焦見拏到了胡員外
便把城樓上射下憨哥次後焦員外說出永兒并憨哥對答不明要永兒

今無處着身不若去鄭州投奔聖姑七看是如何當下穿了幾件隨身衣服帶了隨身法物依舊跨着筇子從空而出直到野地無人處漸七下來撇了筇子獨自個人取路而行此時天色方明恰好遇見舊時從他讀書的陳學究先生陳善從鄉里趕早入城有些事幹認得是女學生胡永兒吃了一驚問道賢弟爲何獨行至此爹七媽七何王永兒道了萬福答道奴七爲夫家遭難隻身逃出不及對爹媽說知了身邊取出一個白土做就光七滑七的小方枕兒遞與陳學究道有煩師父將這枕兒寄與我家爹媽聊表挂念此乃九天遊仙枕悅人魂夢枕之百病俱除師父是必寄去陳學究接得在手問道賢弟如今往那里去胡永兒指着前面道有個親戚在前途等我同到他家去陳學究抬頭向前面望時永兒使個隱身法忽然不見了陳善把眼睛兒一抹嘆了一口唾叫声見鬼莫非永兒已死方纔精魂出現玄這泥做的枕兒分明不是陽間用的欲待拋棄了又問道他特地寄與爹媽再三叮嚀難道是鬼話我也莫管他真假便悄去問個信兒怕他怎的將衣袖裏着枕兒忙七的走入城來忽然又想道我

今日自家還有些緊要事件不得工夫况且平安街不是順路帶着枕兒行走好不方便偶到費將仕門首經過一個小厮叫道陳師父那里去原來陳善也曾在費家教授過來這小厮正是舊時學童陳學究便把枕兒遞與他道這東西權寄你處今日忙些個明日來取就順便來看將仕說罷自去了學童看着這土枕兒也不在意帶進宅裏就撇在耳房中自家睡的舖上早飯後費將仕出去拜客書童沒些事到舖上去睡覺見枕兒方便就用着他也是這小厮夙世有緣好個九天遊仙枕多少王侯貴戚眼不曾見耳不曾聞到他試法受用正是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學童正在熟睡之際有與他一般樣的兩個小厮來尋學童同打墜官圖耍子尋到耳房裏見他鼾七的睡着一個便去抓腳心一個去撚個細紙條兒弄進他鼻管底去只見學童一連幾個噴涕似風邪般舞將起來亂嚷道好快活好快活兩個小厮每人扯了一隻耳朶喚他醒了問道你們這樣好快活學童道纔睡去忽見枕牆上兩扇門開異香撲鼻一班女樂吹彈而出個七有月貌花容迎我去也界道玩轉步之間果然仙山水仙

花仙鳥景致非常一個仙女執壺又一個把盞連勸我仙酒三杯第三盃
還不曾吃乾被你們囉哩醒了一個道我不信我不信一個便去捨那枕
兒在手看時只見一邊枕牆上泥金塗寫九天遊仙枕五字那一邊画成
兩扇門兒上面橫個牌額寫仙界二字看得仔細方知夢乃此枕之故一
個道不知你是真是謊今夜把這枕兒我拏去也睡一夜看有夢也沒有
那一個道不要偏枯了大家受用也也上半夜是你下半夜是我費將仕
拜客方回在耳房邊過去所得說要分上下半夜受用只道商量什麼反
事一脚踢開房門來三個小廝叢着一個白土做就光也滑也的小方枕
兒在那里胡言亂道費將仕一時怒起雙手捨那枕兒在手眼也不去瞧
高七的望空一撲在青石街沿上打個粉碎可憐無價遊仙枕化作堦前
一片塵難道這枕只與尋常枕頭一般隨手而碎別沒有什麼靈跡顯示
一定不同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所
圖
書